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第八〇〇六次会议

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刘结一先生	(中国)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费尔南德斯·雷沃略先生
	埃及	穆斯塔法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意大利	卡尔迪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恩迪亚耶先生
	瑞典	斯科格先生
	乌克兰	基斯利兹亚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

2017年7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7/574)

主席：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丹麦、吉布提、爱沙尼亚、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肯尼亚、科威特、马里、摩洛哥、纳米比亚、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卢旺达、南非、土耳其、乌干达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迈尔·切尔古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若昂·瓦莱·德阿尔梅达先生阁下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史蒂芬·奥赫达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醒安理会成员注意S/2017/574号文件，即2017年7月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附有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中国政府召集本次会议，专门讨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的能力。

在我担任秘书长的头几天，我出席了非洲联盟（非盟）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首脑会议。当时

我希望在一个核心信念的基础上，开启与非盟合作的新时代。我坚信，国际社会必须改变对非洲的看法，建立一个认可非洲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的更高的合作平台。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加强旨在于冲突升级之前缓解冲突并在冲突发生时有效管理冲突的机制符合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共同利益。在我们集体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以及非洲大陆自力更生的背景下，增强非洲的能力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4月19日，我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一道签署了《联合国-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冲突周期的各个阶段，在相互尊重和相对优势这两项原则的基础上密切合作，而且要有系统、可预测和战略性地进行密切合作。我们承诺通过两个组织秘书处首长间的正式年度磋商，将这种伙伴关系制度化。这个框架包括四个关键行动领域：第一是预防和调解冲突，维护和平；第二是应对冲突；第三是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第四是持续审查和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我将依次谈谈其中的每一项。

首先，在我们共同努力防止和调解冲突并维持和平方面，该框架的切实执行需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双方都采取协调一致和互补的行动。我们必须确定冲突的根本原因，就联合分析开展密切合作，分享信息，设法就能够及时采取行动的问题达成共识。这包括正在开展协作的关键领域，比如斡旋和调解、选举事务、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

确保加强我们与次区域机制一道处理政治争端的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冈比亚，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支持下，西非国家的强有力领导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南苏丹，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正在积极协调努力，以实现持久和平，包括联合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开展全面和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

第二，在应对冲突方面，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为发展和落实非洲待命部队及其快速部署能力作出了巨大努力。根据我们的新框架，我们期待进一步支持强化待命部队，探索如何与联合国维和能力准备系统进行协作。我们还必须促进协调一致的努力，共同面对和平与安全的新不对称威胁，比如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在索马里，联合国继续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民军提供后勤、技术和培训支助。尽管存在诸多挑战，我们的合作有助于促成获得重大进展的具体成果，例如最近成功举行的选举。我坚信，为非索特派团提供可预测的资金和进一步的支持，并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建设索马里军队和警察部队，我们就可以打败青年党，为索马里国内外的人民实现更加和平的未来铺平道路。我们不应该错失这个机会。

在马里，我们必须加强集体承诺，进一步支持和平进程，注重恢复和扩大国家权力。我欢迎萨赫勒五国集团采取主动，创建了一支联合部队。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认识到，必须确保这支联合部队有强有力的任务授权和可靠的资金。在乍得湖流域，我们必须继续帮助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特遣部队打击博科哈拉姆，并采取其他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区域举措，我们希望这些行动得到更多切实的支持。

《联合国-非盟联合框架》的第三个支柱侧重于解决冲突的根源，强调我们致力于提升与建设和平及法治相关的合作。为了维护和平与实现持续发展，需要加强国家机构，以处理冲突的根源。

第四，我们应该强调，必须通过定期的协商和协调，建立持续审查和加强伙伴关系的进程。这将包括工作人员交流，联合实况调查团，在改善国家和平基础设施上加强合作，为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盟和平行动筹集资金，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武器弹药的非法流动。该框架还强调，进一步推进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议程至关重要。

为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能力，需要为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充足、及时和可预测的资金。5月份，我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提交了一份报告(S/2017/454)。该决议欢迎非洲联盟决定资助25%的非盟和平支助行动。这一承诺符合非盟的目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实现自力更生和拥有非洲自主权。我的报告包含为这些行动筹资的备选方案，并突出强调，必须通过健全和有效的人权机制与行为和纪律框架在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中确保服从和实施监督。非洲联盟正在努力发展这些能力，联合国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支持。

总之，《联合国-非盟联合框架》、非洲联盟和平基金与第2320号决议(2016)的通过是我们努力恢复与非洲联盟合作的重大步骤。我保证继续与安理会所有成员合作，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合作平台，从而在非洲大陆各地实现可持续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我希望他们对这一重要议题的审议取得丰硕成果。

主席：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切尔古先生发言。

切尔古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为我们提供机会，就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这一重要议题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要以非洲联盟委员会和我个人的名义，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我很高兴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因为中国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这方面，我要回顾指出，为了帮助强化非洲待命部队，中国捐款1亿美元；近些年，中国还定期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捐款。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的全面介绍，并赞扬他对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坚定承诺，以及他为巩固和进一步促进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所作的不懈努力，包括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我要向他保证，非洲将对此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支持。

在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方面，非洲联盟是不可或缺的伙伴。通过这些努力，非盟正在为处理全球安全挑战的任务持续作出贡献。这些挑战正变得日益复杂，它们是跨国的，实际上是跨区域的挑战。过去十年来，非洲联盟已经授权或批准部署10多万名军警和文职人员，其中许多人被部署到世界上风险最高和最动荡的环境中。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十年来，非洲部队在和平支助行动中的伤亡人数已超过了联合国维和行动过去七十年的总伤亡人数。这个令人信服的现实表明非洲人和非洲联盟对非洲大陆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尽管作出了这些牺牲和承诺，但由于增强能力和战斗力的手段不足以及财政资源差距，非洲部队面临着一些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上星期，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宣布，根据非洲联盟委员会最近完成的经验教训研究，非索特派团在过去十年中成功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与其他已部署的负有类似任务的区域或国际执法特派团相比，非索特派团仍然是资源最少的特派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谨提出一些建议，供安理会审议如何最好地支持非洲在预防和有效应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挑战方面的能力。

首先，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该在预防非洲冲突方面提倡更大的战略合作和一致性。预防冲突仍然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冲突管理工具，但它获得的资源最少。因此，我谨向安理会建议，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处都建立一种体制办法，以便能够进行实时磋商、联合评估和联合分析，以期为我们各自的政策机构提出协调一致的选项，这将使我们能够及时预防冲突，包括但不限于开展预防性外交。2017年4月《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是使这一做法制度化的良好基础。我已经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部里设立了一个内部秘书处，以制定《联合框架》的执行汇总表，并派专职人员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正在预防冲突领域中执行的一些具体优先事项包括：加强非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相关机构与区域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协调，以便在非洲治理架构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之间发挥更好的协同作用；通过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定期的前景扫描来加强参与处理预警问题的平台；协助我们的成员国加强自己的国家和平基础设施；协助成员国查明和解决冲突的地方、政治和社会经济根源。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制定了《非洲大陆预防冲突框架结构》，使成员国能够确定其复原力和脆弱性，并使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制定缓解战略。在我们发言之时，我们的一个成员国目前正在进行这项工作。

其他优先事项包括加紧努力鼓励成员国签署、批准非洲联盟关于预防冲突的文书并将其纳入本国法律，并支持成员国划定、划分和重申非洲边界，目的是防止冲突和使边界从屏障变为桥梁。

第二，必须充分支持加强非洲待命部队的行动准备。非洲联盟及其区域待命部队作出了巨大努力，发展和落实非洲待命部队及其快速部署能力，使之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所载的冲突管理工具之一。非洲联盟防御、安全和安保专门技术委员会于2016年1月宣布该部队具备全面行动能力，就是这方面的证明。尽管取得了这个历史性的成就，非洲联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们进一步认识到今后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授权过程、资金和后勤支持方面，因此要求进一步加强非洲待命部队。加强进程将在已经完成的《马普托非洲待命部队五年战略工作计划》的框架内完成。就在我发言时，一个高级技术小组正在核查非洲待命部队五个旅的能力。我将鼓励安理会成员和合作伙伴支持执行《非洲待命部队战略工作计划》。我们期待与新任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沃龙科夫紧密合作。

第三，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依然令人担忧。最近对区域联盟，如打击博科圣地组织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萨赫勒五国集团部队的授权，是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范围内应对大肆泛滥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创新方式。然而，长期

的冲突和治理缺陷为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的循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因此，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必须共同努力，通过可持续的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举措来建立抵御力，以解决看似无解的冲突。这就需要支持非洲联盟通过对政治、人权、人道主义和发展方式作出更多投资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此外，非洲联盟反恐怖主义基金以及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努瓦克肖特进程和吉布提进程的活动是可以支持非洲联盟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协调平台。在这里，我谨重申，我们愿意与新任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沃龙科夫一道努力。

第四，为和平支助行动提供经费仍然是一个常年讨论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注意到正在执行基加利首脑会议关于筹资问题的决定。我们相信，自2001年以来我们为找到替代资金来源而在非洲联盟身上投入的精力将会获得成功。作为加强问责措施的一种手段，非洲联盟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提名代表参与和平基金的治理机构。然而，显然非洲本身将无法资助和平倡议。因此，包括通过利用联合国分摊会费，为解决和平与安全挑战提供可预计和可持续资金的前景，仍然是非洲的共同立场。因此，我们期待安理会在2017年9月进一步审议和作出可能的决定，即联合国对安理会授权的非洲和平支助行动提供专门的支助。

最后，安理会成员将同意我的看法，即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的新领导层决心促进在和平、安全与发展之间实现更大的协同效应。这两个组织分别设定了相辅相成和雄心勃勃，但并非不可逾越的战略优先事项，它们分别反映在《2063年议程》和《2030年远景规划》中。我们继续指望我们的成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政治领导和指导，以实现我们的机构性任务。没有安理会的政治合作和支持，就难以实现非洲内外的集体安全。

主席：我现在请塞内加尔外交和海外侨民部长发言。

恩迪亚耶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本人及中国政府担任安全理事会7月份主席。我还欢迎你组织本次辩论会，贵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将其用来专门讨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的主题。塞内加尔欢迎中国发挥突出作用，推动建设世界、特别是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这是塞内加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在去年11月塞内加尔组织的关于联合国同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辩论会讨论中曾强调了这个问题。

还请允许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我们再次向他表示，我们支持他下定决心，努力推进世界、特别是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最重要的是支持他对非常重要的预防问题的强调。我们还感谢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迈尔·切尔古先生阁下的重要通报，它也启发了我们的辩论。

今天的辩论会确实是最大限度发挥非洲联盟及非洲各种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巨大潜力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发挥得当，这种潜力可有效处理非洲大陆在该领域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塞内加尔相信战略伙伴关系对于努力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加强非洲在该领域的能力作为当前讨论如何加紧联合国同非洲联盟以及该大陆各种区域经济共同体合作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代表团欢迎加强这两个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伙伴关系的积极走势。

在这方面，今年1月古特雷斯秘书长在联合国-非洲联盟首届年会框架内对非洲联盟亚的斯亚贝巴总部的访问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2017年4月对联合国纽约总部的访问反映出一种必须表示欢迎的新动态。在这次定期会议期间，签署了《加强和平与安全领域伙伴关系联合框架》。

仅举数例，凭借无论是非洲人领导、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部署的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还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经验，非洲联盟及其各种区域组织得以表明有能力对该大陆爆发的各种冲突做出一线应对。

在次区域一级，西非经共体为解决多种危机而开展的行动取得具体结果，即：在多个行动区、包括当时的利比里亚部署其停火监察组，还有它在几内亚比绍的特派团以及最近在冈比亚的特派团，这些均折射出非洲次区域组织在促进该大陆和平方面可发挥的关键作用。但是，各种经验教训、特别是从非洲联盟和平行动过渡到联合国维和行动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显示出非洲各种组织在后勤、行动以及能力方面的种种局限。此外，随着暴力极端主义增多，恐怖团体在各种犯罪活动的助长下扩散，同时还使用各种精密的工具与技术，更不必提威胁国家主权与民众安全的网络犯罪，我们还必须加上和平与安全领域、特别是在非洲的各种新挑战的复杂性。

非洲一年发生2万多起有案可查的袭击事件，网络安全是严峻考验我们处理这些事件制造者狡猾与尖端手段的能力的主要挑战之一。塞内加尔和西班牙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2016年12月共同举行了一次有关该议题的“阿里亚办法”会议，商界、法律专家以及国内和国际安全机构参加了该次会议。

海上安全是安理会必须关注的另一个重大挑战，事实上它也是在2016年10月非洲联盟首次专门讨论该话题的洛美首脑会议上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会后通过了《非洲海上安保、安全与发展宪章》。它将被纳入非洲联盟的《2050年海洋综合战略》。

从进行之中的多项倡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其能力十分有限，但是所幸的是，非洲有关国家加大了动员与合作的力度，以处理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举例而言，我还愿欢迎那些参加联合国

部队的国家的努力，它使我们得以缩减博科圣地组织的行动手段，并延缓其推进。

我还欢迎在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特别是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支持下，努力在非洲人内部进行协调，以制订全面的战略做法，更好地处理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在内的各种威胁，并支持开发秘书长西非和萨赫勒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与秘书长中部非洲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之间的协同增效，特别是在《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的执行方面。我还愿提及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成立，安全理事会第2359（2017）号决议对其部署表示欢迎。

在这些令人称道的努力之外，我们仍必须加大国际社会的动员力度，采取一种支持分析冲突根源的做法。这样，我们可永久规避严重危及许多非洲国家的未来的暴力与战争。这正是“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达喀尔国际论坛”的精神所在。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马基·萨勒先生承诺继续举行这个首次于2014年举办的论坛。头三届论坛取得了巨大的国际成功，召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约500位高层人士与会。这为富于成果的交流 and 更好地查明非洲面临的各种安全与战略挑战提供了一个机会。它还使我们得以在国防、安全以及发展政策中推出新做法，加强非洲与各种国际机构的伙伴关系。

主席先生，我愿邀请你和古特雷斯秘书长参加计划于11月13日和14日在达喀尔举行的将专门讨论本大陆新的战略挑战的第四次论坛。它的主题将是“非洲当前的安全挑战一走向综合解决”。无疑，提高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能力将是讨论的核心。尽管挑战众多而且难度很大，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搭建表达了非洲联盟正面处理那些涉及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愿望。

在这方面，我愿亲自对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切尔古先生在该倡议中发挥的作用表示欢迎。我们还注意到《2016-2020年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获得通过，除其它外，其目的是防止并铲除妨碍和平与安全架构充分运作的各种障碍，

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开展的一项工作，以便从质量上提高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能力。鉴于非洲面临的安全挑战不断演变，需要本着大会和安全理事会2016年通过的有关建设和平的同文决议（分别为第70/262号决议和第2282(2016)号决议）的精神，纳入保持和平这个层面，强化当前与联合国在战略和行动层面的伙伴关系应该能使非洲联盟获取适当的工具，以采取有效行动。

随着非洲联盟承担起该大陆——让我们铭记，在这块大陆上部署了联合国16个维和行动中的10个——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更多责任，我们不安地指出，可预测和可持续资金的缺乏限制了泛非组织在该领域的潜能。我国代表团欢迎迄今在为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维和行动寻找可预测、可持续以及灵活的融资机制方面所做的努力。2016年11月在塞内加尔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第2320(2016)号决议的通过引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带来了加深我们讨论如何最佳确保为非洲联盟和平行动提供可持续和可预测资金的真正前景。

秘书长在其报告（S/2017/454）中列出了有关授权非洲联盟和平行动的可能模式和为这些行动提供支持的四种融资选项，这些选项是有力和现实的，可帮助安理会在该领域采取适当措施。

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展示所有必要的政治意愿，适当处理这个重要问题，本着建设性精神作出集体努力，通过一项实质性决议草案，确立由非洲联盟授权设立并经安全理事会认可的维和行动，其经费须用联合国预算以分摊的方式解决，根据具体行动逐案决定供资的原则。

基斯利兹亚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这次公开辩论会。我也谨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介绍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的最新情况。

乌克兰赞同今天晚些时候将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愿以本国的名义谈几点。

当我们今天聚集于此开会时，和平仍然如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样，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尽管世人普遍向往和平，尽管各国公开宣布决心维护和平，但战争和武装冲突仍然是当今世界事务中反复出现的特点。其肇因可能不同——有的属于内部性质，有的则是由于外部煽动和维持的，但其后果同样可怕。

的确，期待已久的联合国改革尚未完成，其目的是恢复联合国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公信力及其迅速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有位中国哲学家曾经说，慢无碍，只要不停即可。我不敢挑战这一哲理，但认为，在防止冲突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问题上，联合国行动的速度至关重要。1994年，联合国未能在卢旺达及时采取行动防止种族灭绝。二十年后，在乌克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没有采取行动制止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及其军事侵略。

区域组织仍然是用以迅速应对全面冲突或危及平民局势的最有效机制之一。因此，联合国应加倍努力，加强与各区域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加强联合规划和支持协作。

自2003年部署驻布隆迪特派团以来，非洲联盟发展和平支助能力已取得巨大进展，如今已成为经安全理事会授权应对非洲危机的第一响应者。作为非洲联盟的观察员，乌克兰密切关注非盟和平支助潜力的发展，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世界可以大大受益于非洲的智慧、非洲的想法和非洲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欧洲联盟的联系国，我们也支持探索联合国、欧盟、非盟三方合作的可能性，以维持并确保在非洲有效地协助和建设和平的做法。定于11月份举行的第五次非洲联盟-欧盟首脑会议将为此提供重要机会。有鉴于此，乌克兰也决定成为大会今年关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合作的第71/254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上月，就在这一会议厅里，安理会成员各抒己见，就如何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合作提出了各种意见（见S/PV.7971）。同时，各国一致认为，两组织

必须协同工作，同时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我们认为，鉴于对非洲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性质复杂，应把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全面运作视为非洲联盟的一个优先事项。同时，我们认为，需要为非洲和平与安全行动持续提供足够的后勤支持和资金。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特派团已经成为两组织可结伴合作，设计和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生动例子之一。非洲的承诺与联合国的资源和经验，使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能够有效地履行任务，从而为该地区实现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过渡铺路。

非洲参与促进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也同样重要。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在和平进程中努力，与苏丹各方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作为关于苏丹的第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乌克兰促进苏丹政府与联合国之间进一步合作与对话。5月，该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访问喀土穆和达尔富尔，获得了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所规定措施的执行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这次访问帮助制定了若干建议，旨在审查制裁制度，以体现当前形势的需求。

在非洲之角，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合国索马里支助办公室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及索马里安全部队之间关系牢固，有助于大大减少恐怖主义活动和被青年党招募的人员数量，但青年党继续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在布隆迪，迫切需要与国际社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建立同等的协调。如果没有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有意义的合作，政治解决危机的道路将更加漫长，而且很可能增添新的问题和危险。虽然第2303（2016）号决议尚未带来突破，但我们呼吁布隆迪接受部署非洲联盟人权观察员和军事专家，以增强人权监测能力和警察部门。

中非共和国的事态发展令人担忧。作为关于中非共和国的制裁委员会的主席，乌克兰对武装团体的继续存在及其暴力活动表示特别担忧。我们准备

继续提供切实贡献，支持所有和平与和解努力。我们肯定非洲联盟在此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欢迎非洲联盟关于促进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的倡议。

作为多年来对联合国驻非洲特派团的部队和能力作出积极贡献的国家，乌克兰自豪地成为非洲大陆成功故事的一部分。我们欢迎联合国会员国选举科特迪瓦担任安理会成员，该国有建设和平与克服冲突的丰富经验。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是联合国努力积极维和与促进稳定的另一个生动例子。我们必须借鉴从战争到和平的积极过渡经验，以加强联合国和区域的和平支助能力。

昨天，世界纪念了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他毕生为非洲人民服务。就此而言，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保护人权已成为非洲联盟活动和政策不可或缺的元素特别令人鼓舞。人权和民主是可以为非洲大陆带来持久和平与安全的两大先决条件。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赞扬你在这个恰当的时机，以这种恰当的方式召开这次会议，讨论这一重要议题。正如你的概念说明（S/2017/574，附件）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讨论，并有相关的文件，现在的重点应该放在落实上。我还谨感谢秘书长和切尔古专员的通报。

今天的议题与非洲大陆内外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意大利作为一个与非洲有历史关系的地中海国家，非常清楚加强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能力的必要性。关于4月19日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秘书长谈到为非洲联盟和平行动筹资的机制，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就同一议题提交报告，这标志着两个组织开始了战略伙伴关系。

非洲联盟近年来承担了重要责任，并表示愿意承担更多责任。我们支持非洲在发展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非洲联盟和平基金和非洲待命部队及其快速部署能力方面的抱负。

非洲联盟和平行动往往具有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意大利支持在秘书长关于联合规划和授权非洲联盟和平行动的报告（S/2017/454）中设定的机制。该机制规定了非洲自主权，与此同时保留了安全理事会的特权。非洲联盟-联合国的合作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中经受了广泛考验。

我还要回顾塞内加尔外长提到的《联合国萨赫勒地区综合战略》的潜力。我们认为，振兴这一战略对整个区域至关重要。我同时要回顾的是设立萨赫勒五国集团部队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认为，这支部队能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和欧洲联盟部署在该地区的特派团切实合作。我们再次强调这一创新行动的重要性，在我们共同打击该地区暴力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安理会需要确保该行动得到各种必要的支持。在这方面，我还要强调，最近设立的对欧洲联盟驻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特派团的统一指挥加强了欧洲联盟作为联合国、非洲联盟和非洲部队协调伙伴的战略作用。

在这方面，我要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加强与非洲联盟的战略合作是实现明智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和平行动的主要途径。我们欢迎2016年7月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作出承诺，到2020年底为非洲联盟和平行动提供25%的费用，并鼓励非洲伙伴在卡贝鲁卡先生的领导下完成其执行方面的安排。我们认为，必须指出，这一承诺将大大增加非洲对和平行动的资金捐助。

秘书长报告中设想的提供财政支助的各种备选方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用。我想回顾指出的是，2008年，由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为主席的专家小组编写的报告（见S/2008/813）已经呼吁向联合国批准的非洲联盟维和特派团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财政支助。因此，我们赞成探讨使用分摊经费的办法，条件当然是满足部队质量、训练、装备以及高问责标准等一系列适当要求。

资金的可预测性至关重要，但却不是加强非洲能力的唯一方式。设备、技术创新、以及最重要的培训和机构建设对于增强非洲预防和管理冲突以及建设和平的实效至为关键。正如意大利已经通过位于维琴察的稳定警察部队英才中心等许多中心所做的那样，意大利随时准备加强参与能力建设，增加在非洲联盟特派团的警察和军事部队，并且为设计符合非洲需求的新培训技能做贡献。

当前对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威胁相互关联。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这一点在非洲更为明显。恐怖组织、跨国有组织犯罪、人口贩运、气候变化和粮食无保障是我们在非洲大陆看到的大多数危机的共同因素。因此，鉴于威胁具有横向扩散和不断演变的性质，联合国显然不能、也不应该靠自己解决这一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和辅助原则来更新和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次区域组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后，非洲大陆某些地区的事态发展明确显示出这一做法具有潜力。

从长远来看，处理非洲动荡的根源是唯一可持续的解决办法。意大利将继续在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加紧作出双边努力，帮助非洲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正如我们在中非共和国所做的那样，我们还将继续通过意大利的非政府组织实体提供具体的调解专业知识。

最后，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重要目标，安全理事会必须表现出愿意接受目前与非洲发展关系所要求的创新精神。最终，重要的是建设性多边主义这个想法本身，我们作为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成员，应该通过展现必要的政治领导力来维护和推进建设性多边主义。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和切尔古专员今天上午积极和建设性的通报。我还高兴地听取了塞内加尔外交部长和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的发言。他们提醒我们，昨天是纳尔逊·曼德拉日。他昨天99岁。因此，我首先

想从他的著作《通往自由的长途跋涉》中引用一句话。他写道，

“人类的善良是可以隐藏但却永不熄灭的火焰”。

人类的善良是可以隐藏但却永不熄灭的火焰。对于非洲大陆许多人而言，这一火焰确实仍然隐藏着。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卡赛人和南苏丹人民来说，火焰似乎几近熄灭，消失于动荡和冲突的阴影之中。但是，尽管在非洲大陆部分地区，火焰变得昏暗，但曼德拉说得对。火焰是无法扑灭的。从科特迪瓦等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科特迪瓦现在正摆脱多年的战争，在展望今后数十年的和平。我们在民主进展中看到火焰。比如2月份在索马里举行的选举，妇女在选举中赢得了近四分之一的议会议席。这是实现一人一票选举的关键一步。我们还看到，在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组织的工作中，这一火焰非常明亮，这些组织正在帮助非洲国家找到消除共同关切的共同事业。安理会在助长这一火焰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我谨提出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三项具体工作。

首先，我们各方，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非洲国家和组织必须共同努力来消除冲突的根源。我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和资金应对而不是预防危机。因此，联合王国强烈支持秘书长及其保持和平议程和进一步强调预防冲突。该议程若要成功，联合国需要使其积极利用发展合作建设和平，支持增加外交（包括调解）的方式多样化。正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冈比亚的调解所示，这意味着加强与有适当的经验和影响力，可在实地取得实效的地区行为体的合作。安理会和非洲联盟同事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向助长冲突的方面表明，它们那样做是有严重政治和经济后果的。

其次，一旦发生冲突，我们各方都必须准备作出反应。有效力和效率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我们这样去做的最有力资产之一，也是我们的共同资产。

在非洲执行任务的维和人员一半以上是由非洲国家提供的。我要向所有这些维和人员表示敬意，感谢他们经常在危险的情况下执行任务。联合王国致力于改善维和特派团的规划、承诺提供部队和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驻地特派团和部队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我们寻求保护的民众的信任，那将无济于事。这意味着，除其他外，根除维和人员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阴影腐蚀。我们必须全面执行行动框架和第2272（2006）号决议，以维护和落实冲突最高标准：零容忍就是零容忍。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妇女加入特派团，参加外勤工作，安抚当地居民，收集重要情报，提高行动效力。

第三，我们需要加强和深化现有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关系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索马里、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所见，这种关系对最危难者的影响极大。因此，我们赞扬提高这种联合努力的系统性的工作。我们相信，《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可导致加强合作与协调。我们有许多问题应当解决，以充分实现第2320（2016）号决议构想的合作：商定机制和程序，分享标准和程序，包括有关人权、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标准和程序；以及如秘书长今天再次提醒我们的那样，为非洲和平支助行动建立可持续、可预测的资金来源。我们欢迎联合国迄今就此议程与非洲联盟展开的工作，现在需要确保这项工作继续。我期待安全理事会9月访问亚的斯亚贝巴。

任重而道远，但这不能阻止我们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最后，我再用已故的纳尔逊·曼德拉的话来结束发言：

“不要无视，不要犹豫。要认识到世界渴望行动，而不是言论。坚定目标，勇敢地行动吧。”

让我们都据此精神行事。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祝贺主席国中国组织这次辩论会并及时散发概念说明（S/2017/574，附

件)。我谨特别感谢秘书长发言并提交详细报告(S/2017/454)，强调预防是维持和平的核心内容。我也感谢斯迈尔·切尔古先生的通报。

乌拉圭认为，作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的一部分，联合国与区域及次区域组织的合作是根本。在建设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这些组织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非洲，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重要而迫切，因为非洲冲突背景复杂，存在不对称威胁、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及在许多情况下必须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状况等因素。

在这方面，乌拉圭珍视非洲联盟大力开展实现非洲和平与发展的努力，发挥和平解决冲突的积极作用。为此，我们鼓励非洲联盟为解决非洲大陆不同冲突，包括西撒哈拉问题继续作出建设性贡献。西撒哈拉问题是非洲非殖民化进程尚未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联合国最老的维和行动之一——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的所在地。

两组织深化战略联盟以应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意愿已反映在多项文件中，其中包括第2320(2016)号决议和4月19日签署、秘书长几分钟前详细介绍的路线图。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5月提交报告(S/2017/454)，介绍授权和资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备选办法。最大的挑战在于实际执行所有这些文件。

乌拉圭强调非洲对维和及维和对非洲的重要性。数据清楚：16个维和行动，9个部署在非洲，其所占军警及核定财政资源为总数的80%以上。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军警人员主要有30个国家，其中19个为非洲国家。正如里克罗夫特大使几分钟前指出的那样，维和行动的所有军警人员，50%来自非洲联盟成员国。我们也承认，联合国维和人员并非始终能够有效地应对非洲危机，尤其是在没有和平可维持或武装团体威胁平民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非洲联盟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这些局势，这也是现实。

关于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我谨强调我们认为确保与联合国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其潜力的三个决定性因素：规划与确定任务；为非洲联盟行动提供资金；及发展人员能力。

首先，关于规划与确定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 - 联合国联合和平支助团的任务，乌拉圭认为密切合作至关重要，以确保效力和效率。关键是继续努力，以加强两组织在特派团生命的整个周期，包括对危机的初步评估、联合战略评估、特派团启动及联合评估履行授权情况与问责制的共同努力。

第二，关于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资金的筹措，我们注意到，此种行动缺乏资金与可预测和可持续的支助削弱了非洲联盟采取行动应对危机局势的能力。乌拉圭认为，5月份印发的秘书长报告提出的不同经费筹措模式，提供了通过信托基金使用自愿捐助的可行变通办法。因此，我们鼓励秘书处与会员国密切协商，继续在这些备选办法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还必须指出，联合国的财政支助将是对和平行动将从非洲联盟和平基金所获经费的额外贡献。

第三，在提高部署在和平支助行动中的非洲联盟工作人员的能力方面，作为一个多年来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国家，乌拉圭特别重视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责任。他们是在实地开展行动的人员，并且必须执行行动任务。有鉴于此，我们着重指出，联合国以外任何获得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部队，包括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在能力、业绩、行为、纪律和问责等方面，都必须遵守与联合国维和人员相同的要求。我们指出，非洲联盟正在作出努力，敲定其人权框架及行为纪律标准遵守框架，以确保完全根据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标准开展其和平支助行动，并确保实行监督和问责。

最后，我要肯定非洲联盟在提供便利和调解冲突方面所作的不同努力，例如，在南苏丹和中非共

和国所作的努力。我们相信，与联合国建立愈加密切的联盟也将有助于提高此类任务的效力。

伊利切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及时会议。我们还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迈尔·切尔古先生的详细通报。

我们欢迎非洲伙伴在解决该大陆冲突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注意到，非洲联盟的活动和次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活动明显得到加强，包括建立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架构。我们还必须注意非洲联盟到2020年结束非洲大陆武装冲突的宏伟计划。

我们深信，为了有效克服非洲的危机局势，我们需要一种首先汇聚非洲人的办法，使他们发挥主导作用，确定解决该大陆冲突的途径，并确保国际社会有效地支持这些努力。我们支持寻求由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办法。我们主张联合国、非洲各组织和各国密切合作，力求制定一种协调一致的办法，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相关决议应对非洲的冲突局势，同时遵守维和基本原则。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原则立场是，任何解决办法都应在国家对话和解决冲突根源的基础上，运用政治手段加以落实。

我们理解非洲伙伴在为非洲维和行动提供充足资源方面表示的关切。我们必须提高为非洲行动和联合特派团提供资金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原则上，我们不反对考虑扩大联合国在此类特派团中的参与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在这方面进行建设性对话。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无论我们选择何种办法，至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应保留联合国目前审批相应预算请求的制度，确保资金分配和使用方面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在指定任务规划和执行工作的所有阶段进行参与创造条件。

我们认为，非洲大陆越来越不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人企图参与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的政治策划。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非洲联盟在利比亚和科特

迪瓦积累的经验完全遭到忽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教条，国家间关系一直不平等，相互有失尊重，而且，国际法遭到忽视，这导致拙劣地干涉非洲人的内部事务，使国家结构发生蜕变，新的动荡根源得以形成，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团体陡生。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地位得以加强，好战分子进一步渗透到马里、尼日尔和乍得南部地区，从而为在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形成新的恐怖威胁搭建了跳板。伊黎伊斯兰国与博科哈拉姆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当地恐怖团体之间的合作趋势明显。

伊黎伊斯兰国与博科哈拉姆的合作不断扩大，这尤为令人关切。在萨赫勒五国集团的边境地区，我们看到穆拉比通组织扩大了其活动，以期汇聚马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所有伊斯兰组织。在基地组织的旗帜下，恐怖主义团体青年党在索马里的活动明显增多。

恐怖分子通过所控制的犯罪组织获得物质支持，这些组织贩运毒品和武器，安排非法移民渠道，并劫持人质。恐怖分子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仍是石油和石油产品非法贸易。我们还看到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之间的跨界联系不断加强，这实质上是一个区域性的再生、能力建设、供资和国际恐怖主义领域意识形态影响的体系。

俄罗斯一贯主张汇集国际上的各种努力，使我们得以制定协调一致的办法来抵御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威胁，重点是协助该区域各国加强其反恐努力。我们支持联合国旨在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为非洲国家提供专门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倡议。我们愿意与我们的非洲伙伴分享自己的反恐经验，并执行一些项目增强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潜力。

关于该区域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俄罗斯各大学正努力培训非洲执法人员和维和人员。每年，俄罗斯内务部的教育机构通过高等教育方案培训多达

80名维和人员和大约150名非洲警官，并通过短期职业发展课程培训约300人。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乌克兰代表团最近企图转移安全理事会的视线，使其不再关注我们当前正在讨论的问题。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哈萨克斯坦感谢主席国中国召集本次辩论会，也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迈尔·切尔古大使就加强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的能力所作的深思熟虑和颇有见地通报。

4月19日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非洲联盟年会产生了《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这标志着两组织间得以加强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会议于4月19日举行我们必须保持这一势头，以期加快并加大力度将其付诸实施。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提出以下看法。

首先，我们应该优先预防和调解冲突，为此以更加协调的行动、预警、快速应对以及秘书长所称的全新做法，将我们的重点转移到预防冲突而非当前耗费更多时间和资源解决冲突的趋势上，提高联合国-非洲联盟预防性外交的效率。这就是秘书长新的和平议程的特点，它也力求快速推进《2063年议程》，包括“到2020年平息一切枪炮声”项目。

第二，尽管危机的各种起因之间有着深层关联，我们的对策却依然支离破碎。因此，有必要制定一种将安全、人道主义和发展努力相结合的综合办法，同时更加重视建设和平措施并为之提供额外财政支出。目前，我们用于维持和平的支出超过70亿美元，用于解决紧张局势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以此为长期可持续和平奠定基础的支出不到10亿美元。因此，我们必须对可持续发展、建立国家机构、巩固宪法、民主建设、法治、善政和安全部门改革扩大投资。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对包括教育、保健、创造就业、就业和社会服务等人类发展进行投资。我

们必须同时促进基础设施发展，从而促进贸易和农业，以及水、粮食和能源安全。哈萨克斯坦接洽45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已就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进行投资。展望未来，我们打算在这方面保持接触。重点必须放在减缓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以及加强抗灾能力之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非洲内部的经济增长，促成更大、更活跃的区域融合与进步。《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的特点在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双轨并行，实施该战略为在其他冲突地区实现稳定和发展树立了典范。另外，还必须确保妇女和青年充分融入所有和平与安全相关活动的每个阶段，必须确保他们参与最高级别谈判。

第三，应鼓励联合国利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邻国群体的比较优势，因为它们更加了解冲突的动态和根本原因，也能调动各自的本地资源。事实证明，由于非洲士兵熟悉自己所在地区的地形、当地的条件和武装团体的战术，非盟的和平行动非常有效。良好的例子包括非盟与联合国混合特派团和地方部队，比如能够有力打击“博科哈拉姆”组织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以及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

同样，非洲应该成为我们全球反恐多边行动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我们多层面混合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必须符合现实，并且能够实现。同时，他们必须通过不断监测和评估来解决不对称冲突。这就要求向非盟提供足够的财政和能力建设支持。否则，他们履行任务的能力将满足不了期待实现的愿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为非盟和平行动提供装备、资源、技术支持和培训，并建立可持续和可预测的筹资机制。应探讨5月26日秘书长报告（S/2017/454）确定的共同编制预算的各种备选方案，以取得最佳结果。我们也认为，和平基金将是一个促进合作与伙伴关系的强有力机制。我们期待在9月份计划访问亚的斯亚贝巴期间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年度磋商。

作为非洲联盟的观察员，哈萨克斯坦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加强非盟的能力，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和平、进步和繁荣的愿景。我们现在需要投资，因为随着非洲不断发展，未来将影响全球事态。非洲已被公认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量。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迈尔·切尔古先生阁下出席会议并做出色通报。

非洲是一个有希望的大陆。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非洲国家以国家主导为原则，在经济增长和稳定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这些进展源自为经济多样化以实现自力增长，以及为增强个人和机构能力所作的努力。但非洲的光明未来取决于整个大陆的和平社会不断发展，摆脱冲突、贫穷和暴力极端主义。开启这一未来的关键在于非洲主导权与国际伙伴关系相结合。具体而言，这涉及到不仅要应对诸如冲突和饥荒等当前的危机，还要解决冲突根源。对于为非洲最大的资源即非洲人民增强权能，有复原力的国家、区域和地方机构至关重要。

一年前，日本作为安理会主席，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非洲建设和平的公开辩论（见S/PV.7750）。安理会成员团结一致，着重处理非洲自主权和解决造成冲突的根本原因，认为有必要与区域和分区组织进行合作，这些已经纳入主席声明（S/PRST/2016/12）。我们赞扬中国提供了机会重申这些领域对非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非洲联盟（非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显示了在团结一致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非洲自主权正在用于实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非盟获得了各方面的能力，能够就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开展各种区域行动，包括进行调解（例如促进冈比亚和平过渡的区域努力）、和平支助行动（例如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体制建设（例如安全部门改革）、以及建设和平以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在南苏丹，非盟、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区域各国正在积极参与，联合国也在共同努力，使局

面向更好的方向发展。除了和平支助行动以外，联合国还有能力扩大与非盟的富有活力的伙伴关系，做出更广泛的努力来处理根源问题。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可以考虑秘书长古特雷斯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在4月份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中所载的各个合作领域。该框架的重点是预防和调解冲突，解决根源和应对冲突，包括在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方面的资金合作。我们需要广泛而全面地进行合作来应对共同面对的挑战。

非洲的和平与稳定需要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反过来，这要求经济增长的好处能够覆盖所有人，他们必须要能够发挥潜力，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发展。联合国与非盟就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63年议程》进行的合作，将在非洲和平与稳定以及解决冲突根源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1993年10月以来，日本与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联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一道，共同主办了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东京会议），以通过非洲自主权和国际伙伴关系实现非洲的长期发展。

通过东京会议进程，日本的各种努力始终侧重于个人和机构能力的长期发展。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从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与联合国合作，对该国包括女性和重返社会的战斗人员在内的2万多名警官进行培训。类似的努力正在科特迪瓦和马里展开。

最后，秘书长在3月份出访索马里期间指出，该国处在一个既充满悲剧性也充满希望的时刻。正如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所展示的那样，非洲许多国家存在同样这两种可能性，受到国际上的大量关注。有鉴于此，至关重要的是，非洲的各种伙伴，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安全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及其它国际组织，要继续给予非洲当前这种高度关注。今后，日本将在非洲主导权与国际伙伴关系这两个支柱的基础上，继续与该大陆积极协作。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真诚感谢你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以推动有关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的讨论。正如切尔古专员所说的那样，这确实表明中国本着我们大力欢迎的中非伙伴关系的精神，继续致力于非洲的事业并且支持非洲。

我们还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今天上午在此与我们一道与会，并通报为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伙伴关系所做的努力。我们还欣见切尔古专员与我们一道与会，并感谢他分享非盟对今天所讨论议题的看法。我必须指出，我们听取的秘书长和切尔古专员两人的通报均确实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还欣见塞内加尔外长与我们一道与会，他的与会证明了他本人的承诺和他的国家对我们大陆和平与安全的承诺。

在29日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盟首脑会议之后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是合适的。该首脑会议除其它外审议了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状况。首脑会议就加强非洲联盟应对该大陆各种冲突与危机局势的作用与能力的方式及手段交换了意见。在这方面，预防冲突被作为首要的优先事项，如切尔古专员在今天的发言中所重申的那样，首脑会议高度重视落实非洲联盟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声实际步骤的总体路线图。

当然，当前仍存在破坏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前景的巨大挑战，非洲联盟各成员国及其各种区域机制有必要做出更多努力，以扭转冲突肆虐非洲大陆多个区域的潮流。这就是为什么各方在首脑会议期间有力强调，要处理正在摆脱冲突国家的冲突根源，落实有效的安全部门改革与解除武装、复员以及重返社会方案，从而避免冲突复发。

各方还认识到，如果不实行必要的机构改革，确保在其各项战略、包括和平与安全战略融资中的自给自足，非洲联盟将无法有效推动实现可持续和平与繁荣。在此背景下，第29次首脑会议就加快机构改革、加大非盟融资力度、特别是和平基金——它

被认为是该大陆和平努力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进行了彻底审议。

据此，首脑会议做出重要决定，包括认可和平基金的治理构架与资格标准，以及在个案基础上提交以供安理会授权并随后以联合国摊款来融资的行动范畴。这是首脑会议的具体成果之一，表明非洲致力于确保在处理非洲大陆所面临各种和平与安全挑战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并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于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安理会来说，这确实是一项重要资产。在世界面临各种新的不断出现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挑战的时刻，联合国无法独自有效应对现有的许多冲突与危机局势。本着《宪章》第八章的精神，加强与非洲联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确实是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动态、从而加强集体安全所需的合理而且符合逻辑的做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欢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两组织的领导人5月19日签署《加强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认为，它将推动处理非洲处于冲突周期各阶段的各种和平与安全挑战。

安理会已多次表示，它决心采取有效步骤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同各种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关系。去年第2320（2016）号决议的通过——我们赞扬塞内加尔提出这项倡议——具体见证了安理会对加强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承诺。有鉴于此，安理会确认：需提供更多支持，以加强非盟的各种和平行动，提高由非洲联盟主导的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和平支助行动的融资灵活性。

正如我们上月所讨论的那样，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已联合制订一项具体建议，提出在个案基础上授权和支持由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的各种选择。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取得进展对于支持非洲的能力建设以处理其各种和平与安全挑战至关重要。

安理会对充分支持加强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表现出正确的感受与令人鼓舞的姿态，但是

现在到了在表示有力支持的同时配之以具体行动、为非盟主导的经安理会授权的和平支助行动的筹资采取实际步骤的时候了。正如意大利代表所说的那样，现在必须是落实的时候。

最后，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提供这个重要平台，讨论这个对于非洲举足轻重的问题，在我们上月所举行重要会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希望，随着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即将分别担任八月份和九月份的主席，我们将能够在今后两个月保持必要的势头。

斯科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今天的重要讨论。我也想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专员就这一重要问题发表非常宝贵的意见。

瑞典赞同将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也赞同丹麦代表今天晚些时候将以北欧国家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面临的大多数挑战是共同的，其相互关联程度日益加强。跨国犯罪、非法资金流动、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和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仅举几个例子——几乎不分国界。非洲大陆和其它任何地方都是如此。非洲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是我们大家都面临的威胁，它们是全球现象的区域表现。因此，非洲国家应对这些问题，也是在替我们大家应对。

因此，支持和进一步加强非洲应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能力，对我们全球共同努力至关重要。在非洲，非洲联盟（非盟）与其他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合作，已经在实现区域团结和采取区域行动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最近通过的第2359（2017）号决议欢迎组建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安理会正如何努力支持加强区域合作和自主权，以应对此类共同安全威胁。

众所周知，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今年早些时候应对冈比亚危机的方式表明，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次区域层面积极开展了外交工作，非洲联盟则在团结一致的安全会的坚定支持下在区域层

面加强了这些工作。这为结束危机做出了贡献。从冈比亚的经验中可以得出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关于区域团结和一致行动的重要性，这有助于指导在非洲内外出现类似情况时所采取的行动。

明天我们将讨论南苏丹危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密切协调对于实现停火和恢复包容性政治进程至关重要。

加强区域能力将使区域行为体能够在最适合其发挥作用的环境中开展行动和工作。我们欢迎目前正在大力落实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伙伴关系议程。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抓住这个双赢的机会。这项工作已经有其领导者。秘书长自一开始上任就正确地强调了联合国与非洲互利合作关系对于保持和平议程的核心重要性。秘书长的伙伴就是今天在此就座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所代表的非洲联盟领导层。

协作与合作框架也已具备。最近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强调了我们共同的承诺。秘书长和委员会主席共同努力推动伙伴关系，尤其是通过近期报告和执行第2320（2016）号决议作出努力，是值得欢迎和令人鼓舞的。在已具备领导和框架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伙伴关系的潜力，就需要加强资金支持和提高政治支持的精准度。

我们认识到需要为非盟和平行动提供灵活、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包括利用联合国分摊会费。我们期待继续讨论各种模式。瑞典愿意发挥其作用，并期望根据秘书长报告（S/2017/454）提出的建议，进一步参与处理该问题。此外，作为欧洲联盟（欧盟）成员，我们为欧盟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尤其是通过非洲和平融资机制支持非洲联盟和平行动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感到自豪。

在索马里，我们看到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和联合国正在分别开展并通过真正的协作开展重要工作。在这方面，我也强调，需要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继续提供资金，这对索马里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我们知道，索马里打击青年党的斗争是全

球反恐斗争的一部分。我们欢迎根据索马里的积极经验寻求更多机会，令这三个组织形成一个三边协作平台。推进这一议程将需要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各方在政治方面给予大量、持续的投入。

我们加强非洲能力的努力不能仅限于加强军事手段。需要在整个冲突周期采取全面的建设和平办法。这些方法包括结构性预防以及建立强大和包容的体制。这些方法还要求加大努力，解决冲突和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包括确保在维和行动中同样尊重人权以及将妇女纳入调解与和平进程。《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保持和平议程结合在一起，可为这项工作提供框架。

即将于9月举行的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年度协商及其后的大会全体会议，11月在阿比让举行的非盟-欧盟首脑会议，以及安理会计划举行的一系列讨论，都为推进这一议程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充分抓住这些机会。

费尔南德斯·雷沃略先生（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以西班牙语发言）：玻利维亚欢迎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切尔夫先生，并感谢他们的通报。我们也感谢中国组织本次重要辩论会。

玻利维亚认为，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能力发展应该以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原则，并按照每个国家的国家优先事项来制定。非洲各国历史独特，多种文化相互融合，其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是非洲人和人类的遗产。

有必要回顾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通过建立非洲统一组织、绘制非洲一体化蓝图以及为制定非洲解决冲突举措搭建平台，在解决自身问题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着时间推移，非洲统一组织由非洲联盟及各个组织所取代，比如非洲联盟委员会、泛非议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理事会、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以及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等。每一步都加强了非洲组织的机构能力，加强了非洲一体化趋势。这种

机构建设产生了很多成功事例，我们现在称之为“用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

同样，时间也向我们表明，各非洲机构和组织可以大大受益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的经验和做法，但这种关系应当是尊重关系和伙伴关系，不能强加固有模式和外来做法。我们必须重点提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它是采取集体做法以及与联合国协调并共同开展工作的一个实例，使非洲联盟得以就保护平民开展重要工作，而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维和任务之一。同样，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也表明，非洲联盟正在采取举措，通过对话与和解来稳定该国局势，从而积极参与该地区事务。

此外，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的参与已经证明了它们在合作领域的重要性。同样，萨赫勒五国集团在马里所发挥的作用也加强了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在确保边界安全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工作以及这方面的平民保护工作。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支持该区域举措。

玻利维亚重申，必须在政治、业务、策略和财政领域巩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方面，非洲联盟承认，它希望得到联合国对其能力发展的支持，这一想法反映在题为《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合作：非洲联盟能力建设十年方案框架》的文件中，这是2006年11月商定的，和平与安全是该合作框架的一个层面。

十年后，非洲的情况与2006年相比有了质的不同，尽管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情况仍然复杂。在此背景下，我们有了在4月19日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框架确定了可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各种活动。其中想法之一就是需要发展对造成冲突的因素的共同理解、分享有关潜在冲突的预警信息、共同制定预防冲突的方法、并在冲突反应的

各阶段协调联合行动和相互支持 - 从冲突调解和管理到维和建设和平。

我们热切期待安理会造访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这将促成这些机构之间合作框架的巩固，并具体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内领域的能力。

玻利维亚坚定认为，多边主义、预防性外交、调解、斡旋和包容性对话是促进非洲和平、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最后，我们必须指出，是永久性地清偿我们欠非洲的历史性债务的时候了。合作伙伴国家和实体应在这方面履行对非洲的承诺，使我们能够继续走上我们兄弟大陆人民的稳定、和平、安全和发展的道路。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要感谢你组织这次非常及时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专员斯迈尔·切尔古先生的通报，并感谢他们亲自致力于促进两个组织之间的牢固关系，这是法国的重中之重。我还要热烈欢迎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曼克尔·恩迪亚耶先生。我想强调三点。

首先，法国热烈欢迎非洲国家和组织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坚定承诺。非洲国家参与维持和平行动见证了这一承诺，它们名列军事和警察人员的最大派遣国。的确，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决定提高他们的参与，法国欢迎他们的主动行动。

非洲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也反映在非洲联盟主持下的行动中。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今天的打击博科哈拉姆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便是明证；我们在过去几年来也还看到由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和由非洲主导的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在几内亚湾，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联手打击海盗的回潮。对于整个非洲大陆，非洲待命部队投入行动是一个积极的动态，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今天，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展现充分参与打击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恐怖主义团体斗争的意愿。这种

坚定决心应该受到欢迎和鼓励，而且也是理事会6月21日通过的第2359（2017）号决议的目标。

第二，在这个进步背景下，法国完全支持非洲大陆致力于和平与安全。非洲联盟的《十年能力建设方案》反映了非洲的承诺，法国予以全面支持。

在双边一级，法国是非洲国家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在这方面，法国帮助在11个非洲国家每年培训25000名非洲官兵。这些课程涵盖57个不同的主题，包括维和、管理培训、后勤、排雷和海上安全。它们是通过一个以区域为重点的14所国立学校网络提供的重点课程，也在法国的军官学校提供。

法国也在业务层面开展协作，以期落实伙伴关系协议。因此，法国在和平行动中支持我们的非洲伙伴，并通过提供培训、以及通过装备非洲特遣队并支持其行动部署这些行动作出贡献。在萨赫勒地区，法国“新月沙丘”行动部队与非洲和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部队一道，为该地区的稳定而战。在几内亚湾，法国在Corymbe行动框架下，支持该地区各国的海上安全工作。

这些努力的意图是与国际组织，特别是欧洲联盟，部署的努力协同进行的。在马里、尼日尔、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欧洲联盟致力于通过其欧洲联盟中非共和国军事训练特派团和欧洲联盟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的行动，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能力。欧洲联盟也是非洲行动经费筹措的主要贡献者，例如非索特派团、打击博科哈拉姆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和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

这种支持还包括促进采取综合办法来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和平。在这方面，7月13日，法国、德国和欧洲联盟发起了萨赫勒联盟，该联盟促进对该地区的综合方法--最初侧重于安全和稳定，然后着重中、长期发展。根据这一经验，法国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和加强对非洲大陆的支持。

第三，法国坚信，必须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构成确保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能力建设的方式。近几个月来，谋求加强两组织之间现有合作的势头上升。在这方面，我欢迎秘书长，特别是通过他在4月份与非洲联盟签署的伙伴关系框架下，亲自致力于这一进程。

在非洲和平行动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相比具有真正的相对优势，有助于《联合国宪章》各的项目标并按照其规定进行发挥的条件下，这一势头是必要的。秘书长的报告（S/2017/454）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提交的报告提供了已取得进展和仍有待实现目标方面的有益信息。他们对非洲和平行动部署与筹资机制提出的建议值得从当前承诺对等的角度进行细致和建设性的集体审查。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非洲联盟的两项承诺，一是承诺担负其各项行动和相关方面如行动的培训与实施费用的25%，二是通过各种问责机制，对有关部队的培训、监督以及尊重人权情况的承诺。加强积极对话将使我们得以对我们的联合应对工作做出结构性改进。今年9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磋商将是这方面的重要阶段。

发展非洲的和平能力是该大陆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先领域。法国将继续本着动态伙伴关系的精神，在实现非洲安全的努力中发挥其充分的作用。

穆斯塔法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愿首先感谢7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中国为今天的公开辩论会选取提高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这个议题。它表明中国对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努力的承诺。我还愿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就联合国同非洲联盟（非盟）在各种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的演进所做的全面通报。

过去数月在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方面出现若干事态发展。1月份，非洲联盟首脑会议通过一项路线图，再次申明其就到2020年平息枪声

的实际步骤所做的决定，该决定的影响可以衡量，并把相关任务的负担分摊给非洲联盟及各种区域组织。4月份，签署了《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今天上午秘书长和专员在其通报中讨论了该联合框架。此外，我们还有秘书长根据第2320（2016）号决议提出的关于支持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各种选项的报告（S/2017/454）。从现在起，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成为这两个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和有关各方的具体特点，努力处理非洲大陆所面临各种挑战的支柱之一。

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在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等维和行动中以及通过联合国对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的支持，这种联合努力取得成功。联合国还通过其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协助提高非盟委员会的人力与机构能力，这表明，这两个组织提高了对采取新的创新工作方法以处理非洲当今各种和平与安全挑战的重要性的认识，而处理这些挑战要求对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安排进行重组。随着挑战继续以非常规的方式演变，表现为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海盗行为以及轻小武器贩运等形式，这些影响并不仅限于本大陆的挑战正在推动非洲与其各伙伴努力开展更多的合作与联合行动。成功应对此种挑战还与加强非洲联盟和区域组织的机构与人员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其目的是实现该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共同目标，确保由非洲人来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能够落到实处。

我们已就落实保持和平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工作商定各项工作，这要求我们更加侧重于预防冲突、预警以及和平解决争端。该层面通过其智者小组和大陆预警系统，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将得到其所需的支持，以帮助提高非洲在该领域的的能力，从而落实保持和平的概念。

从人员和经济角度来说，处理冲突真正的内在

起因是解决冲突最简单也最容易的方式，因为经济的发展与尊重人权、加强善治以及预防冲突如此紧密关联。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它是在我刚才所提各项活动的基础之上，借助一种综合愿景，来解决本大陆各种冲突的途径，这一途径十分重要。冲突后的重建与发展是使我们得以确保正在摆脱冲突的国家不再次陷入暴力的恶性循环从而加强我们各国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日本代表如此雄辩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支持努力建设这些国家的机构，以便它们能够提供各种基本服务。我们必须支持各种民族和解努力，特别是那些通过国内和常规机制所做的努力。非洲联盟发起了“非洲团结倡议”，目前正在微调，以便在开罗创设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中心；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该项倡议，为此帮助组建该中心，并支持为其设立所作的努力。

近年来，非洲联盟与区域集团一道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求加强在非洲大陆的维和行动，特别是和平行动和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以及在不符合联合国维和行动常规标准的危险情况下采取的行動。我欢迎非洲联盟和各区域集团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它们的行动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卓有成效，其影响不仅限于非洲大陆，而且延展到世界其它地区。

显然，只有在非洲联盟和各区域集团的支持下，力求无论是在乍得湖流域、萨赫勒、索马里和还是在其它地方履行这些任务，为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在近年来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决议，以加强在强化非洲和平与安全行动方面的自给自足能力，并充实作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一部分的和平基金。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第2320（2016）号决议的重要性，并且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报告（S/2017/454）所述备选方案，其中涉及支持非洲维和行动和使用摊款以期以可持续、灵活及可预测的方式为非洲维和行动筹措经费的原则。

我还要指出妇女和青年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努力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加强这两个群体的贡献，以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我再次感谢安理会主席国中国为我们提供就此问题进行交流的机会。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各位通报人。我还感谢中国组织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

过去二十来年，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美国视自己为非洲的伙伴，并期待扩大和加强这种关系。在彼此平等的关系中，双方都有责任为达成解决办法作出贡献。

我们赞扬和鼓励非洲联盟和非洲成员国在推动和平行动与打击恐怖团体和反叛团体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今天，我们肯定非洲联盟作为美国和联合国不可或缺的伙伴，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是，除非在联合国和其它方面作出努力的同时，卷入冲突的各国政府承担责任，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非洲愈演愈烈的饥荒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可悲例子。如今，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及南苏丹有1400多万人正面临饥荒的风险。这是一场应该成为所有新闻广播节目的要闻、也应该成为各大报纸头版新闻的危机。美国将继续牵头汇集资源，战胜这场危机。7月8日，我们宣布为南苏丹、尼日利亚及索马里的苦难民众追加4.4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使2017财政年度的总额达到14亿美元。

我们感谢所有捐助方和收容流离失所者的社区展现出惊人的慷慨大度；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妨碍我们提供实际救济的能力：武装冲突是南苏丹、尼日利亚及索马里粮食没有保障的主因。非洲的饥荒是个和平与安全問題。人们正在饿死，其原因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这些冲突的各方负有直接责任。他们对无法援助那些需要食品、水和卫生保健服务的人负有责任，也对非洲如今受苦受难的数百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负有责任。

在索马里，半数以上的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持续不断的暴力，包括蓄意袭击援助人员的行为，正阻碍人们获得所需的援助。

青年党的恐怖袭击，以及后勤和行政障碍，正在切断进出遭到重创农村地区的通道。我们敦促索马里联邦政府和该国临时联邦成员州的领导人为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提供便利。我们还强烈要求杜绝政府所属实体使用非法检查站的行为。

南苏丹的人为危机造成非洲境内自卢旺达灭绝种族以来最大量的的难民。要不是因为乌干达这样的邻国，这场危机就会严重得多，该国每天都在接纳数百名南苏丹人。但是，人道主义者的耐心和大度正经受严峻考验。该国政府和其它各方正极力阻挠他们为减轻南苏丹的苦难所作的努力。此类饥荒是集体失败的表现，任何有效的应对首先必须始于非洲各国本身。非洲联盟（非盟）成员国必须加大应对这场危机的力度。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道出了我们许多人的心声，他说，“面对这些地区可怕的饥荒悲剧，一些非洲人缄默无言，无所作为。对此，我无法掩饰自己深深的失望情绪。”

我们必须继续寻找办法，加强成员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能力。非洲联盟必须与次区域组织和各国开展合作，同声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

非洲各国还必须建设性地与联合国开展合作，以消除正在散布非洲饥荒风险的冲突根源。我多次谈到侵犯人权和冲突之间的关系。非洲联盟功不可没，设立了南苏丹混合法庭，负责调查和起诉冲突期间违反人权法的个人。如果要实现南苏丹的持久和平，该法庭的设立及其将要发出的信息既重要又必要。

然而，促进人权的承诺必须走在冲突之前，也必须优先于政治，以确保和平与安全。当非洲国家集团成员国提出让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时，此举不止削弱该机构，还加剧在该大陆造成如此深重苦难的冲突。对于人权理

事会而言，这是个关键时刻。它有可能成为非洲如今受苦受难的男女和儿童的财富，但是，唯有其成员国由致力于促进和维护普遍人权的国家组成，它才能发挥那一作用。反过来，这又取决于非洲国家能否提出人权记录良好的有公信力的候选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提名是该进程不可原谅的失败。

我希望，我们都能拿出政治意愿和勇气，改变非洲当前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的走势。2017年不应存在饥荒。我们的职责是追究那些责任人。美国将继续尽己之力。

主席：我现在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中方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盟和安委员切尔古先生的通报，高度赞赏他们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作出的重要努力。

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可分割。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安理会的重要职责。近年来，非洲国家团结一致、联合自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为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刚刚闭幕的第29届非盟首脑会议决定致力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继续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强化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完善和平与安全框架，并重申2020年实现非洲平息枪声路线图的目标。这一重要决定向国际社会展示了非洲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决心，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地区国家冲突未平、政局动荡。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向非洲腹地渗透，同“博科圣地”和“伊斯兰青年党”等恐怖组织勾连，活动猖獗。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贫困和难民问题凸显。面对上述问题，非洲自身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护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不足，非盟自主和平行动受到财政资源、装备技术和管理体系等限制。

国际社会应大力协助非洲解决困难，支持非洲加强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

首先，要不断完善联合国同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联合国同非盟在苏丹达尔富尔、索马里和马里等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年4月，联合国同非盟签署《联合国—非盟关于深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文件》，进一步加强同非盟伙伴关系。我们希望《联合框架文件》尽快落实到位，支持联合国在充分尊重非洲自主解决安全问题主导权基础上，继续深化同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协调，加强在冲突预防、危机管理和冲突后重建等领域合作。安理会应与非盟和安会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共同计划、决策、评估和通报机制，联合开展危机预警、战略评估、任务授权和部署等工作，不断提高合作水平。

第二，要切实支持非盟自主和平行动。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是应对非洲大陆危机的重要手段，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补充。非盟在索马里、乍得湖和萨赫勒地区采取的行动为应对有关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非盟自主和平行动面临人员、资金和资源不足等困难。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分别向安理会提交了支持非盟自主和平行动的报告，呼吁安理会考虑联合国向非盟自主和平行动的供资模式。中方支持联合国积极考虑非洲提出的自主和平行动供资方案，向非盟自主和平行动提供充足、稳定和可持续资金，帮助非盟自主和平行动建立持续、稳定和可预测的供资机制，使非盟提高自主和平行动任务规划、资金筹措、任务维持和管理能力，协助非盟加快常备军、快速反应部队和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并深化军事技术领域合作，扩大军事培训规模。

第三，要大力支持非洲解决冲突根源问题。非洲地区热点问题牵涉到复杂的国家、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应该标本兼治，不仅注重解决当前面临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更应努力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要支持非洲加快发展，减少贫困，消除滋生冲突和极端主义的温床。第29届非盟首脑会议

以青年为主题，着重解决青年就业和减贫问题。国际社会应将帮助非洲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非洲2063年议程结合起来，从医疗、教育、经贸和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入手，关注非洲青年、妇女和儿童、难民和就业等问题，提高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第四，要不断加强联合国在非维持和平努力。非洲是安理会审议议题和维和行动的重点。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应坚持维和行动基本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综合考虑当事国实际需求、安全环境和任务目标等各方面因素，有针对性规划维和特派团授权，调整各阶段优先任务和工作重点。秘书处应采取切实措施，改进在非维和行动指挥体系，提升特派团履职效率，采取措施加强维和人员安全，提升安全威胁预警能力，并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

中方一直坚定支持非洲国家通过非洲方式自主解决非洲问题。中方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现有2600多名维和人员在非洲执行维和任务。我们还积极参与了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和护航行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涵盖发展、社会、和平与安全等诸多领域工作。在和安领域的重点是加强非洲自主和平能力建设，包括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目前有关工作正在全面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有助于非洲实现发展，解决冲突根源性问题。中方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同非洲国家密切合作，继续帮助和支持非洲加强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早日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谨提醒各位将发言时间限制在4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文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

我现在请秘鲁代表发言。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今天这次公开辩论会，提供理想机会，以讨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能力这一重要和必要问题。

同样，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对今天辩论的宝贵贡献。

尽管加强非洲民主及非洲大陆巨大潜力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但因存在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非洲安全受到威胁。在这方面，多年来联合国一直在设立区域办事处和维和特派团以应对这些威胁。秘鲁很高兴参与这一举措，派遣军事观察员、行政人员、干事和部队参加在非洲的五个维持和平行动，其中包括一个赴中非共和国的工程部队。

此外，本组织还与诸如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萨赫勒五国集团、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和马诺河联盟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些都是这一联合努力的组成部分。秘鲁肯定并赞扬非洲国家展示出领导作用，牵头实施此类举措，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及相关国家间营造出积极合作与合力的良性循环。

非洲联盟自2002年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盟通过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实施非洲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在这方面，秘鲁欢迎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互补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4月份签署《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

我国认为，安理会在按照第2359（2017）号决议规定，继续支持非洲国家打击激进团体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安全。这项决议授权部署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以恢复地区和平与安全。此举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威胁、跨国有组织犯罪、贩运非法武器和毒品以及贩运人口活动。秘鲁认为，在非洲其他次区域也可以采用这种做法。

虽然我所提到的举措展示了通过联合行动打击和平与安全所面临威胁的方式，但还存在许多挑战。设立和延长维持和平特派团任务是与非洲国家及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机会，所有相关并具备必要资源的组织都应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同样，鉴于和平与发展直接相关，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参与各国政府的能力建设，使之能够在所谓保持和平的框架内消除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为此，秘鲁强调若干地区国家一直在执行的宪法、机构和政治改革。

最后，秘鲁承认，非洲国家和组织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中，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只有通过安全理事会、联合国机构和非洲各次区域和区域组织之间密切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以便根据对面临的威胁和实地独特情况的了解，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

主席：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比埃拉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请允许我重申巴西对非洲的支持，我国与非洲大陆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对我国而言，非洲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今天，巴西在非洲设有39个外交机构，是我国全球大使馆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巴西从一开始就参加联合国促进非洲和平的努力，1960年至1967年期间即为联合国苏伊士紧急部队作出贡献，1960至1964年期间为联合国刚果行动作出贡献。此后，巴西积极参加在非洲的多个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派部队参加了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和第三个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最近，即2013年至2015年，巴西军官卡洛斯·艾伯特·多斯桑托斯·克鲁斯将军担任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今天，巴西派军事观察员和参谋人员参加在非洲的七个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们重申，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愿意继续支持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几内亚比绍国别组合的主席，巴西也非常重视与其他非洲国家和机构密切协调，支持几内亚比绍努力实现和平与繁荣。

在双边方面，巴西还参与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的能力。现在，巴西军队与佛得角、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南非协作。我们还开始与埃塞俄比亚执行一个维和部队部署前培训项目，另有非洲地区军官和武装部队其他成员从巴西军事院校毕业。巴西军队还参与执行一个三方伙伴项目，以训练非洲军事工程兵，他们将参加维和特派团。

在纳米比亚，巴西海军特派团帮助培训了2000多名纳米比亚海军人员。自2013年起在佛得角，自2015年起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我国派驻了海军特派团，以确定与这些国家合作和帮助培训其海军人员的可能性。巴西还与非洲国家举行海上演习，旨在提高参演国之间的合作。

也请允许我提及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该区由24个国家组成，其中包括从佛得角和塞内加尔到南非等所有西非沿海国家，以及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该区成员国已经同意将该地区合并为一个和平与合作区，以确保该地区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尊重其成员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目前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一个创新项目。巴西通过练习非洲-巴西武术“卡波耶拉”，与儿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民间社会合作，促进了以前与武装团体有联系的儿童重新融入社会。

我们欢迎第2330(2016)号决议获得通过，并期待执行《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支持非洲联盟旨在应对非洲危机和不稳定的举措。非洲联盟（非盟）在达尔富尔、马里、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作用表明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讨论联合国--非盟的伙伴关系时，我们不应该回避以充分手段来执行日益复杂的任务的问题。

一方面，维和任务必须伴随着必要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区域行为体应不遗余力地逐步使其部队达到联合国的原则和业绩标准。在这方面，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有关授权和支持非洲联盟行动的建议，这值得进一步讨论。我们应该专注于预防和和平解决非洲的问题，而不是过分把重点放在一旦发生冲突后的维和和军事行动上。关于向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特派团提供财政支助，我们的讨论也必须在大会上深入进行。

巴西将继续在其可以利用的多边和区域架构中与非洲国家密切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洛迪女士（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赞赏你作为主席召开本次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辩论会。当然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召集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在安理会仍然缺乏代表性的区域--尽管和平与安全仍然是安理会的主要关切事项。

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在今天辩论会开始时所作的通报和有见地的发言。

《联合国宪章》规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中，安全理事会代表大会行事。因此，安全理事会不仅有必要，而且必须考虑到广大会员国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同样，在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安理会也应该仔细听取有关区域会员国的意见。毕竟，谁能比该地区的国家本身更好地了解一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呢？因此，《宪章》第八章强调联合国与有关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秘书长今天上午强调的那样，这种关系应该包括预防、调解和解决冲突，以及解决冲突的根源。

安理会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日益加强的对话目的在于更好和更有效地应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这是值得欢迎的。第2320（2016）号决议以及安理会成员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的

定期磋商对话（最近一次在2017年5月举行）是这一趋势的表现。巴基斯坦认为，非洲联盟是安理会与非洲面临的挑战之间的关键联系，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如此。可以通过两个组织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利用这种联系。

伙伴关系应以第2320（2016）号决议所确定的各自的比较优势、分摊负担和协商决策等为基础。如果以客观的方式开展，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可以增强安理会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的能力。我们敦促安理会考虑投入更多的财政和能力建设资源，以提高非盟的能力，特别是在安理会本身授权的维和使命方面。这种支持应该是灵活、可持续和可预测的。

巴基斯坦还欢迎4月份秘书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希望为合作确定的主题以及为实施这些主题而设立的机制，将为两个组织进一步协作提供良好的基础。

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高部队派遣国之一，巴基斯坦及其安保人员为从利比里亚到塞拉利昂的许多非洲成功案例作出了贡献。我们训练有素和专业的维和人员保护平民、提供急需的医疗保健和重建生活和国家。他们在困难、有时甚至在危险的情况下工作，但从来没有逃避履行任务。但是，我必须说，在就新的部署、制定任务，制定有关区域和三边合作的战略以及直接影响我们部队的许多其他问题作出重大决定时，仍未征求或听取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要让维和发挥最佳的能力，这种隔绝风气就必须改变。我们还认为，应该认真反思少花钱多办事这种错误理念，因为无常的预算削减会削弱而不是促进在非洲的维和。

安理会与区域组织的协商对话是安理会努力发展区域伙伴关系的有用工具，以处理有关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正如我们在安理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对话中所看到的。如果不为超出区域问题范

畴的事项所累，这些工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为了最好地加以利用，这些对话必须继续聚焦于踏实地解决纯粹区域性的问题。重要的是确保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寻求务实和持久的解决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若昂·佩德罗·瓦莱·德阿尔梅达先生阁下发言。

瓦莱·德阿尔梅达先生（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发言。以下国家赞同这一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

作为近邻，欧洲和非洲有共同的未来。欧盟的利益与非洲利益从未如此交织在一起。利比亚与萨赫勒以及非洲之角和海湾，大湖和南部非洲之间的直接联系，呼唤超越既定格局，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针。

我们感谢主席组织今天的辩论会。这是重新审视我们的参与和探索更多途径的契机，以便更好地调整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使之适应非洲面临的新的威胁和挑战。欧洲联盟和非洲之间的伙伴关系包括在大陆、区域、次区域或地方各级的许多方面和许多行动。请允许我今天按照概念说明（S/2017/574，附件）对我们的要求，重点谈谈国际社会如何最好地支持非洲联盟。

在政治层面，我们欢迎最近签署《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所表达出的坚定承诺。秘书长5月26日关于授权和支助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备选办法的报告（S/2017/454）以及所附非洲联盟的更新资料也都明确表明联合国和非盟正在持续加强合作与协调。

但这份报告也进一步说明了两个组织妥善合作的方式。它首先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说明可以如何联合评估各特派团的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的工作，以及如何发挥非洲联盟的相对优势

和其他合作伙伴的作用。同样，它还详细说明了进行联合规划、授权和融资的制度化做法。

欧洲联盟在其所有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任务中，已经与联合国密切合作。欧盟和联合国还在处理联合规划和协调机制方面的工作，以期支持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和法治等事宜，并在马里和索马里启动试点项目。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扩大这些举措，将非洲联盟纳入三边合作框架。欧盟随时准备与联合国和非盟共同确定需要解决问题的领域，并加强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互补性和协同增效作用。在这方面，最近于7月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期间，与非盟及区域各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讨论的提案之一是建立一个协作平台，以促进信息共享，加强欧盟、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业务合作。预计在科特迪瓦秋季举行的第五届非洲联盟—欧盟首脑会议之前，可能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具体建议。

秘书长的报告还强调了履约和监督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人权、行为操守和纪律等领域。这些都是所有和平行动中的关键问题。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努力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在所有特派团中尊重人权，并鼓励执行工作进一步取得进展。报告、问责制和保护的标准对于确保特派团的最高标准以及对特派团强有力的监督至关重要。

请允许我谈谈筹资问题。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至关重要。2016年7月在基加利召开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就非盟和平基金的筹资问题作出重要决定，非洲联盟和非洲大陆已经明显表现出雄心壮志和自主权。我们欢迎在卡贝鲁卡先生领导下采取的重大步骤，其目的是确保到2020年为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预算提供25%的经费。我们鼓励在这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我们准备继续研究欧盟如何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一道，为推动讨论非洲维和行动的可持筹筹资和分工做出贡献。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开展进一步讨论，并推动协作，这也符合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呼

吁，即今后联合国应该继续发挥作用，不仅与区域组织协同工作，并且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使它们能够分担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责任。

我们期待着秋季在阿比让举行的第五次非盟—欧盟首脑会议。这将是在联合国和非盟伙伴关系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努力的重要时刻，这次会议将本着共同主导、共同负责的精神，并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纲领》、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63年非洲联盟议程》和《欧洲联盟全球战略》和《欧洲发展共识》为准则，强调与非盟建立平等、可持续和互利关系的重要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Bessedik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再次祝贺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主席先生，我们祝你执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公开辩论选择的议题以及为编写和分发概念说明（S/2017/574，附件）所作的努力值得称道。

我们要赞扬秘书长的通报，并赞扬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的重要发言，以及他今天就这一重要议题与我们所分享非常明晰的核心观点。

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及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是我国关注的优先事项。我国将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作为本国的核心国际政策。这一承诺已经转化为各项具体行动，特别是解决冲突领域的行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以非洲联盟反恐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协调员的身份，向最近的首脑会议提交了非洲反恐战略备忘录，我国总理以总统的名义介绍了该备忘录。非洲联盟55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致通过了该备忘录，它将成为非洲各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的路线图。

阿尔及利亚在调停领域具有长期经验，因此，可以预见到我国对马里、利比亚和西撒哈拉等邻国

实现和平可以作出的贡献，我们还与萨赫勒地区内外国家开展合作与协调。

今年早些时候，非洲联盟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最近一次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重申，寻求解决非洲问题和冲突的持久和可持续的非洲办法是非洲联盟的核心原则。有鉴于此，为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采取了许多大胆的举措和行动。《2063年议程》、到2020年平息非洲的枪炮声、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完成非洲非殖民化进程等各种举措，只不过是55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同决定的许多承诺中的少数实例。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之中，非洲对自身安全与繁荣的贡献显然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的贡献。因此，与联合国以及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伙伴的合作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我们要赞扬4月19日举行的第一届非洲联盟—联合国年度会议，以及缔结《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该《框架》除其他外，指出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大力赞同加强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协调”，

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都表示有必要将两个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转变为一个可预测、系统和战略性的伙伴关系。

实际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条和《非洲联盟组织法》的规定，政府间机构相互关系的这些最新发展，只不过是在这方面以往成就的基础上向前迈进的一步。值得回顾的是，有关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第一项决议就是1963年通过的关于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合作的决议；而且正如许多实例所表明的那样，由于非洲联盟—非统组织做出的贡献，联合国在非洲开展的许多旨在解决冲突的和平进程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5月30日举行的第689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定，其中回顾了先前关于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伙伴协作的决定，

包括为安全理事会授权实施，经非盟授权或批准的和平支助行动筹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该决定中还回顾了2015年9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第547次会议通过的公报，公报中表示欢迎委员会主席就采取后续步骤贯彻落实非洲在联合国和平行动审查方面所持共同立场提出的方法，其中涉及向非洲联盟授权或批准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联合国摊款。公报同意，落实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批准，由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筹资的拟议安排应当基于以下前提：第一，非洲自主权，这是非洲和平努力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其次，重申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首要作用以及《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阐述的区域安排的作用；第三，确认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上对区域组织的支持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集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加强与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制定框架，概述使安全理事会批准非洲联盟主导的任务得到联合国摊款支持的必要步骤；第五，加强非盟规划和管理和平支助行动的能力；第六，加强非盟的财务监督机制；第七，加强非洲联盟的人权尽职能力，包括在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中预防和打击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核心要点构成两组织间建立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

最后，我们还要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当摒弃任何有关非洲问题的联合国与非盟在合作与协调领域的任何选择性做法。其次，这个建议也适用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理会关于磋商议程相关决策的年度会议。第三，应该建立一个持续的进程，将非洲联盟与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将要进行的关于任何有关非洲问题的文件或行动的磋商联系起来。第四，尤其因为非洲大陆具有最大的人口潜力，因此应加强培训、技术转让、科学创新等领域的合作。

最后，鉴于目前非洲国家数量多，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口态势以及在多边论坛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等地缘政治现实，非洲理应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类别中占据一个席位。

主席：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迪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要感谢你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的通报。

印度尼西亚赞同委内瑞拉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印度尼西亚从一开始就与非洲站在一起。自1955年，也就是在60多年前举行万隆亚非会议以来，印度尼西亚和非洲一直共同争取实现各国平等，促进独立。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具有强烈的全球道义感和道德意识，努力争取在国内树立更高尚的理想，并加强两国之间的历史纽带。

作为后续行动，印度尼西亚与南非于2005年启动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加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在2015年得到加强。在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这种合作通过许多多层次双边支持项目得到落实。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此作为促进合作的平台，尤其在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领域。

我们都很清楚，非洲的发展绝不能对非洲造成任何损害。有鉴于此，印度尼西亚将更加重视非洲，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互惠互利。我们愿意在本国层面并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帮助维护非洲的和平努力上发挥更大作用。除此以外，我们为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做出的贡献是，将近2000名印度尼西亚维和士兵和警察已经在非洲参加了八个联合国维和行动。

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面临严重的和平、安全和治理问题。我们赞扬非洲联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非洲国家间进行对话、和平解决冲突和发展睦邻关系的讲原则的强大力量。印度尼西亚完全支持非盟的《2063年议程》，其中包括无冲突非洲的关键支柱，以及非洲联盟路线图（2016-2020年）的五个主题优先事项。非洲领导人承诺为非盟和平

支助行动提供25%的费用，这是他们决心建设可持续和平的另一具体信号。

然而，如果没有充分和可预测的资金，就无法妥善应对从反恐、建设和平、维护和平、政治进程到贫穷、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治理等各种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如果不说明如何提供所需的财政和政治支持，今天如何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的问题就没有答案。

因此，印度尼西亚感到高兴的是，第2320（2006）号决议和秘书长随后提出的关于授权和支持非盟和平支助行动的备选办法的报告（S/2017/454）强调了充足和可预测的资金等问题。秘书长的报告对非盟和平基金高级代表的建议作出回应，指出了支持非盟发起的和平支助行动的五种筹资模式和各种决策选择。报告还正确地确认，每种情况都可能需要特别的解决办法。现在，报告必须接受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第五委员会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审查，此后大会才能作出全面的答复。

印度尼西亚完全支持4月份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联合国所有实体以及会员国都必须发挥作用，助力该框架取得成功。正如所有国内和相关的外部利益攸关方的主人翁意识、协作与合作对于成功维持一国的和平不可或缺一样，所有联合国和相关非联合国行为体都必须围绕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发展协同增效作用，这样才能信守对非洲的承诺。

就印度尼西亚而言，我国将继续在所有的联合国和非联合国论坛上积极开展工作，以确保为非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项工作的一个例子是，最近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论坛上，维多多总统宣布，印度尼西亚将于2018年主办印尼-非洲论坛，使之成为促进与非洲的平等伙伴关系以及加强与非洲合作的平台。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话很清楚：“非洲，你绝不会孤军奋战，我们将与非洲一道共同前进。”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贝盖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中国组织今天的会议。

非洲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非洲大陆的持久和平与安全一直面临严峻挑战。维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需要地方、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之间密切合作与协调。这对于确保集体安全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第2320（2006）号决议，并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打算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也欢迎4月份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

土耳其认为，和平与安全有助于发展。本着这一点，土耳其支持“平息枪声”倡议所概述的非洲在2020年前结束非洲大陆所有战争的战略。此外，我们珍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和非洲治理架构在促进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行动是应对非洲危机的关键举措。土耳其为这些行动——如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所做的努力提供了帮助。土耳其自2008年起就是非洲大陆的战略伙伴，一直努力协助非洲朋友寻求确保和平、安全与稳定。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重视区域自主性。

按照“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土耳其根据伙伴的需要和要求，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安全能力。我们实行一种考虑到国际援助的建设和平、发展和人道主义层面的全面、整体的做法，包括利用我国在非洲大陆各地约40个使馆组成的外交网络。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土耳其的援助及其与非洲联盟和非洲国家的合作是多方面的。自2009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向非洲联盟提供财政援助，包括在安全领域。在过去10年中，土耳其向非索特派团、东非待命部队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提供了400多万美元的援助。

土耳其国家警察通过双边计划帮助安全机构建设组织和行动能力。作为全球反恐论坛非洲之角工作组共同主席，土耳其带头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建设该区域安全和反恐领域能力的双边努力。在索马里，我们自2014年起在摩加迪沙实施一个旨在重建索马里国民军的大型项目。安纳托利亚-索马里联合军事训练中心预计将在2017年9月之前启用。

预防冲突和调解也是土耳其与非洲接触的重要方面。在努力消除冲突根源的过程中，土耳其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和非洲伙伴协作，落实贸易、农村发展、法治、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项目。在我们这么做时，我们认识到，如果妇女和青年缺乏安全，没有机会获得政治、经济、社会和司法资源，非洲的稳定与发展努力就不可能成功。有鉴于此，我们推动扩大政治和社会伙伴关系，而且还促进赋予妇女和青年的经济权能。

为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近发生的几次旱灾和其它气候事件，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捐款运动，以便提供援助。在担任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主席时，我们采取了主动举措，以提高人们对在东非开展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努力的认识。采取与土耳其注重发展的人道主义援助相一致的“新的工作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才能取得集体成果，同时还能建立复原力，结束相关需求。

土耳其将继续竭尽全力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为此，我们还将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和区域举措。

主席：我现在请爱沙尼亚代表发言。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爱沙尼亚赞同将以欧洲联盟名义作的发言。

首先，我们谨感谢主席国中国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努力有效应对非洲的冲突和危机。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作用和支助很重要。

我们欢迎4月份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还赞扬非洲联盟大会决定自2015年1月起为非洲联盟（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25%的资金，随后又决定启动非盟和平基金。此外，非盟在2020年前平息非洲枪声的总体路线图是向前迈出的可喜的一步。现在，至关重要的是执行所有这些重要的决定。

为了使非洲枪声归于沉寂，必须消除冲突的根源。非盟《2063年议程》将民主赤字和薄弱的治理确定为非洲冲突的根源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治理与和平与安全之间形成协同效应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以整体的方式解决冲突。我们欢迎非洲努力采取具体的结构化预防冲突举措，开展预警、调停和预防性外交。我们鼓励进一步作出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认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以及扩大民主和法治影响力的最重要保障之一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使性别平等主流化。妇女可以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和平谈判、建设和平以及冲突后重建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2017年是“非洲青年年”，2018至2027年刚刚被宣布为“非洲技术、职业和创业培训及青年就业十年”。非洲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大陆，为本国青年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就业和教育机会、以及实行法治，将在平息非洲枪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爱沙尼亚随时准备与所有伙伴一道努力加强能力，寻找解决方案，包括在数字领域寻找用于预防冲突和善治的办法。这也是我们在寻求成为2020至2021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时优先关注的事项。

昨天我们庆祝了“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因此我要用他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破坏和摧毁很容易。缔造和平并开展建设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是我们国际社会应始终牢记的一句话。

下午1时20分会议暂停。